



本土文本

相看两不厌 (小说)

□彭益峰



这家客栈不大，屋前屋后却各设置了一个小院子，栽满了一年四季的花花草草，一畦小菜园子葱葱郁郁地生长着时令菜蔬。房间也干净清爽，在我住的这间，临近茶几的墙上挂着一幅摄影作品，是一位长发女子在霞光晚照里的侧影，女子面部精致的轮廓线让我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。靠近了看，在照片的下面，还留有拍摄者的名字：风。我对她说：环境安静优美，老板娘漂亮热情，只是你有点神秘感，告诉我你到底是谁？想很快就回答了——相看两不厌，只有敬亭山。

晚上，我为此发了一通长长的文字，慨叹如今的微信朋友圈其实就是一个由虚实交织而成的小社会，它建立起了一种存在于现实之外的平等关系，但事实上，这种所谓的联系也好，平等也好，就如同天柱山上的飞来石那样的不牢靠。为此，我还从诗人柳白的朋友圈里，挑了一张他游天柱山时拍的照片作为配图。柳白这个大嘴巴口无遮拦，在去年的那个秋日，满世界地调侃，说飞来石的稳定加固问题，当是天柱山目前最大的安全隐患。

缘说，明天去安庆怀宁县高河镇的查湾，看看海子吧，在那里，你或许可以遇见一个叫查曙明的人。为了加深我的印象，缘还摘抄了几行诗人肖舟的诗《坐在墙上的海子》给我：

只要有人来查湾
这一天
就是海子的复活节
在中国南方的高河
有一个叫海子故居的村口

正在吞吐如流的岁月……
翌日一早，我便被从天而降的嘹亮鸡鸣声叫醒。推门走到庭院，见厨房里已在忙碌，时不时飘出白色的雾气和米面的香味。大酒店见我起床了，说你今天还要去怀宁，路蛮远的，吃了早饭，就早点上路吧。在离开九狮客栈时，我沒忘了跟大酒店建议，咱们加个微信吧。大酒店笑了，说算了算了，你这么肯定我不是你微信好友？她笑的时候，那两只吴琼式的大酒窝，着实让我恋恋不舍。

到达查湾，已近中午。导航一直将我的车子导到海子纪念馆门口。由于初冬时节是旅游淡季，纪念馆显得有些门庭冷落，看不见什么人。门前是诗人西川题写的匾额“海子纪念馆”，以及一副同样出自西川之手的对联“叶落秋高感大美不言出海子，花开春暖知泰初有生是天德”，黑底金字，倒是显得醒目大气。往纪念馆的东边看，隔着一条水泥路，是一片开阔浩荡的荷塘，塘内荷叶茂密，枝条交错，铅灰色的干莲枯蓬，三三两两对立着，宛若一只只在枯枝败叶间沉默不语的寒鸦。

近到纪念馆跟前，才发现大门是虚掩着的，一道金色链条锁斜挂在门扣上。出于礼貌，在迈腿进去前，我还是先探头朝里喊了几声“有人吗”，好大一会儿也不见有人应答，我才决定不要邀请了。步入一楼的展厅，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扛着锄头行进中的童年海子的雕像，紧邻雕像的是一幅镶着金框的海子肖像油画。画里的海子长发蓬乱，胡子拉碴，一副透明塑框眼镜遮挡了小半张脸。海子那双天真清澈的眼睛，正透过厚厚的镜片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。

也许是初冬清寒之气的漫漫，这幢位于院西南偏僻小山村里的二层小楼，即便是有了诸如“面朝大海，春暖花开”这样满墙的诗句渲染烘托着，在与坐在墙上的海子对视良久之后，我还是从心底油然而生了一种不可言说的孤独和凄凉。随后，我便被这种伤怀孤凄之情推动着，簇拥着，身不由己地走到了楼上。在那里，我的目光很快就被一行突兀的黑体字攫住了——“短暂的爱情”。在那行标题下面，从左至右依次是海子的三首短诗，前两首是我熟悉的，《写给脖子上的菩萨》和《给B的生日》，还有一首感觉陌生，是海子写给一位叫C的妙龄女子的。

“你就是风来风去吧？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我身后站了一位穿黑夹克、矮壮结实的中年男子。他见我一脸犹疑的样子，便自我介绍道，我叫查曙明，是查海生也就是海子的大弟弟。也许是怕我会对查海生这个名字生疏，他进而解释道，海子出生时命里缺水，所以家里给他取名查海生，我是上午九点出生的，所以叫查曙明。

这个叫查曙明的男人非常健谈，他好像能揣测出旁人的心思，见我的目光一直停留在《写给脖子上的菩萨》一诗上，他便不请自来地为我朗诵了起来：

呼吸，呼吸
我们是装满热气的
两只小瓶
被菩萨放在一起……

查曙明嗓音洪亮，普通话带着明显的地方口音，但像他这种介于标准与不标准之间的院南牌普通话，却着实为海子的这首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朦胧诗

增添了某种韵味，并作了很好的注解。

1985年4月，我的哥哥海子回查湾探亲，晚上我们两兄弟同床而卧，由于久别重逢，我们有说不完的话。他告诉我他恋爱了，还把这首新写的诗念给我听，他说这是写给女朋友B的情诗。这只不过脖子上的菩萨，其实是一只不值钱的塑料菩萨，——因为我的哥哥没钱，他买不起昂贵的礼物——这是海子献给B的定情之物……”

这个叫查曙明的男人娓娓而谈，似乎已经忘记了身边还有一位远道而来的在微信朋友圈内叫“风来风去”人，他自顾自地走进了另一位叫“海子”的诗人哥哥所营造的不可言说的孤独世界。

这时，我的手机不失时机地颤响了，是缘发来了微信：到了查湾，如果你不赶时间的话，可以随处转转，晚上住在一个叫海子书馆的民宿，挺不错的；如果你赶时间的话，建议你去海子故居看看，那里还住着海子89岁的老母亲操采菊。

下午，我去了海子故居。海子的母亲正坐在门前的竹椅上念经，她念得那么投入虔诚，以至于没有注意到有人来。一只白腹黄背的中华田园猫惬意地卧在她的脚跟前，悄无声息地瞅着我这个外乡人，眼神与坐在墙上的海子有那么几分相似。

我在查湾的海子书馆留宿，晚上必须赶到肥西县的三河镇。缘说，会在古镇上的鹊渚廊桥上等着我。虽然我还不确定这一切都是真的，包括这个素昧平生的微信好友缘，但我还是决定驱车前往，就像这场因为一句“相看两不厌”而引发的说走就走的皖南之行。(下)

乡里名人 (散文)

——追忆我的父亲

□蒋志刚

在老家那一带，如果提到我父亲的名字，大多数中老年人都会晓得，一位出身农门、扎根基层、勤勉一生、乐于助人的“乡里名人”。

但凡人要有好名声，就需要做一些让大家知道并认可的事情。上世纪六十年代，父亲在郊区东风公社(后改为港闸区芦泾乡)任工副业组长时，牵头创办了位于唐闸的电子元器件厂，工厂步入正轨后，由社办企业升格为大集体企业。七十年代初，又因村里任命为位于芦泾港江边的东风砖瓦厂兼职工书记，经营有方、产销两旺。企业红火除了向国家纳税、给集体缴利外，还为当地群众提供了近千个就业岗位。对当时大多数为温饱而奔波的农村家庭来说，有了一名可以每月领到工资的人，无疑是梦寐以求的大好事。作为先后兼任过两家企业的“一把手”，名传乡里也是自然的。

曾听许多人说过，父亲为人好，不摆架子，把工人当家里人。他在砖瓦厂任书记时，有一天黄昏突刮大风，一条挖泥船没能按时靠岸，跟随着风浪向江中间漂去。如此小的水泥船，在狂风巨浪中要横渡近10公里宽的浩瀚长江，绝对是凶多吉少。生命大于天，心急如焚的父亲彻夜未眠，平日脸色红润

的他满是倦容，一大早就带人赶到江对岸，抱着一线希望执着地沿着江边仔细寻找。结果竟在一条小港汊的芦苇丛中，找到了那条挖泥船和两位浑身泥浆的船工，真是喜出望外。劫后余生、惊魂未定的船工就像见到久别重逢的亲人一样相拥而泣，没想到厂领导会这么快就找来了。

父亲出生于现在越江路口的“顾家篱笆”，5岁那年经城里育婴堂登记并出具字据，被五里外的“白龙三圩”蒋家领养，遂改姓蒋名继堂。家里日间劳作、灯下机杼的农耕生活景象，为他的童年注入了勤劳、简朴、善良的养分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他更是如沐春风、茁壮成长。高小毕业后，就激情澎湃地投身于乡村建设事业，并坚守了一辈子。他17岁当上村团支书，20岁入党，21岁当了村党支部书记。后来，历任南通市无线电元件一厂厂长、东风砖瓦厂党支部书记、芦泾乡工业科长、乡农业公司经理、乡电力管理站长等职务。

他搞过工业、干过农业、管过电力，是位念了几年书的“工农干部”。不论在哪个岗位上，始终保持着一个农家子弟的质朴底色，与群众走得近，人家说话听得进。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实行农

村联产承包责任制，在乡里任农业科长的他，就在自家承包的责任田里搞试验，经常下田耕作，摸索管理方法，与周边的群众分享种植经验。那年棉花苗床大面积遭到大风雨和冻害，他立马骑上那辆二八大杠，与农技干部、老农一起到田头会诊，察看灾情、听取意见，迅速采取补救措施，减少了承包户的损失，及时稳定了人心。

退休后，他成了一名老党员志愿者。多年的基层工作经历锤炼了他急群众所急、想群众所想的处事作风，更加树立了他在群众中的威望。对村里的重大事项如有建议、邻里之间如有矛盾……大家都愿意找老书记沟通；公共设施损坏、绿化带里脏乱差……第一时间找老书记反映。他总是仔细耐心地汇总情况，向村党总支和村委会反映，无形中成了基层党组织与群众之间的桥梁和纽带。八年前，随着周边企业的发展壮大，外来务工人员增多，大量涌人的私家车无处停放，给村民出行造成不便。他积极献策，请村委会出资，建成了停车场，有效缓解了停车难问题，村民们连连点赞。

2016年，组织决定以“蒋继堂党员志愿服务室”为基础，探索建立港闸区第

一家“小院课堂”试点。他二话不说，迅速把自家堂屋、小院布置成政治氛围浓厚的学习课堂，连外墙也张贴起理论宣传板，并精神矍铄地以《我的入党故事》为题，开始了“小院课堂”的第一讲。大家听说老书记在家“讲课”，争先恐后抢着来听。市里多位理论专家也先后应邀而来，让这里成为“党的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”的窗口，众多媒体纷纷报道。

很难想象，他还曾是一位抗癌明星。1991年5月，被查出身患结肠癌，手术时脾脏也被一并切除，医生预言只能活一年。化疗6个疗程后，病情刚得到缓解，他便不顾同事的劝阻，重返工作岗位。大家都感叹，他能够创造抗癌30多年的奇迹，是因为他那股拼命三郎的劲头吓退了死神。他生前坚毅而豁达地说：“笑对人生、无憾无悔，说好要为群众服务一辈子，那就要说话算数。”

上个月，长期经受病痛折磨的他，终究离开了我们。虽是数九严寒，却天高云淡、冬日暖阳，四里八乡的乡邻赶来为他送上最后一程。众人目送着这位乡里名人在阳光和鲜花里渐渐远去，心里在默默地祈祷。

好人有好报。这，或许是对父亲最贴切的褒奖。

远处的森林 (散文)

□陈凤兰

受尽老板的怨气。编写文案看似轻松，绞尽脑汁，加班加点，熬夜通宵，不知提前透支了多少年的寿命。哪里能够像那些打工的体力劳动者，干好了活去大排档喝点二锅头，回来呼呼大睡，从来不要忧虑明天的活计，也不担心被炒鱿鱼，大不了换了其他卖力的方式。

“百事哀”的“贫贱夫妻”，觉得豪门贵族的婚姻鲜花亮光彩，满心的爱慕与奢望。殊不知，一入豪门深似海。钱多有烦恼，弟兄之间，婆媳之间，夫妻之间，亲情被谋杀，金钱成了唯一值得较量的利益。房子、车子、股权、企业，甚至私生子，都会卷腾起浑浊的漩涡，让所有人不得安生，不能心宁。倒是每

天操心“柴米油盐酱醋茶”的贫贱夫妻，他们能在星期天带着孩子去动物园，都幸福得满满当当。

城里人羡慕乡下人呢，说乡下空气清新，蔬菜时鲜，还能每天听到鸟啼，闻到稻花或油菜的清香。乡下人却鄙夷自己生活节奏的缓慢，空间的闭塞，认为城里人随时可以去星巴克喝咖啡，去麦当劳啃汉堡，去影剧院看各种演出，甚至家里可以有扫地机器人，自动洗碗机，还有像影院一样的投影机。原来在城里人与乡下人眼中，对方的生活都是他们“可望而不可即”的“理想国”。

正像张爱玲所说：“人生就像一袭华美的袍子，里面爬满了虱子。”袍子的

华美原来只是在别人的眼中，穿在身上却奇痒无比的个中人才知道有虱子的存在。就如叔本华的所说的“远方的森林”，当你远眺时，满眼都是雾岚升腾，苍绿欲滴，可当你走进去，脚下是湿滑的苔藓，身侧是枯朽的老木，头顶是聒噪的鸣鸟。你得警惕，也许会有狼闪烁着攫取的凶光的眼睛，也许会有蛇趁你不备之时偷袭的火红信子，也许会有一只毒蜘蛛不知鬼不觉吐出了丝线……

永远别说自己不幸福，因为你的幸福正在别人的眼里。守住内心的“远方的森林”，你也可以长久地草长莺飞，春暖花开。

江海新韵



二月，胸膛被春天种满青草 (组诗)

□钱雪冰

◎小小的二月

小小的雨 迈小小的步子
去小小的二月
给一群小小的草
究竟犯了什么错
批改作业

二月小小的天空下

小小的小我
拜小小的雨为师
为小小的草建造一行
青绿色的句子
与天空交换
一声小小的惊雷
喊醒小小的春天

◎发现春天

那个小姑娘
斜着身子 低着头 迈着碎步
吮着冻僵的指尖
从二月一闪而过

因为好奇 我打开门
悄悄尾随而去
我的身后 一行浅浅的脚印
躲躲闪闪
生怕被春光发现

不停地洗刷

一枚落叶脸上的皱纹
它想弄明白 一枚叶子
究竟犯了什么错
被秋折磨得面黄肌瘦

不远处 一张藤椅上

谁的老年昏昏欲睡
◎雪下在春天
雪下在春天
我不认为雪是来碰运气的
雪牵着我的手
我们在光秃秃的桃树下翩翩
起舞

仿佛一对恋人 口衔桃花
嘴角溢出幸福的桃汁
一枚甜甜的桃核
潜伏于舌底
随时准备炮制
一两起桃色事件
那时 雪已成水
我已老去

◎二月的探戈

阳光接住我颈脖
一阵狂吻
我心底一块欲剃度出家的冰
踮起脚尖
从我眼眶往外望
只见二月狡黠一笑
稍纵即逝

◎春天的伏笔

抓一把石子
试图击沉 航行于水面的
几枚黄叶

整个二月

石子美美享用我的力气
一句感谢都不说

◎对抗

向我俯身过来的枝丫故意玩
弄深沉
它不说话 倔强地斜着身体
眼里星星点点的火焰
倾泻绿莹莹的冷光
我等待它微笑 哪怕一个世纪
我也愿意等

我若无事踱步 远眺

在二月的窗口 一场静悄悄的对抗
渐渐明亮

◎我的胸膛依旧温暖

我感到二月的小手畏畏缩缩
畏畏缩缩的小手
大胆侵犯我的胸膛
我感到冷
感到我枯萎的胸膛依旧温暖
把二月捂在怀中
而不是被二月袭击
曾是我多么渴望做的事啊

拒绝了二月

我宁愿依旧温暖的胸膛
被春天种满野草
喂远道而来的马蹄

◎雨停风止

雨停风止 阳光的笑声内敛而
含蓄
二月蹲在草地上 一半清醒一
半醉

风筝踮起脚尖

如果跳一跳

就能摸到二月的脸 潮湿且平静

孩子斜倚门框 嘴着小嘴

他亲爱的小狗不知何时被
一片羽毛拐走

◎春天的方程

二月一声咳嗽
阳光受了凉般缩紧脖子

屋里亮着的灯

思考了整整一夜
爱与恨的方程
依然无解

春天的脚步铿锵而来

盼望春天脚步的人儿
刚刚入睡

◎离开二月

离开二月
我迫不得已
想不到啊 梅花踩着我的影子
亦步亦趋
梅花身后 狗撵着鸡
一堆肥硕的翅膀
眼看就要起飞

此刻 如果我选择转身

面前的乡村
能不能找到回家的路

华美原来只是在别人的眼中，穿在身上却奇痒无比的个中人才知道有虱子的存在。

就如叔本华的所说的“远方的森林”，当你远眺时，满眼都是雾岚升腾，苍绿欲滴，可当你走进去，脚下是湿滑的苔藓，身侧是枯朽的老木，头顶是聒噪的鸣鸟。你得警惕，也许会有狼闪烁着攫取的凶光的眼睛，也许会有蛇趁你不备之时偷袭的火红信子，也许会有一只毒蜘蛛不知鬼不觉吐出了丝线……

永远别说自己不幸福，因为你的幸福正在别人的眼里。守住内心的“远方的森林”，你也可以长久地草长莺飞，春暖花开。

◎二月肩头